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4.023

## ■ 语言研究

# “是”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句法研究<sup>①</sup>

白 蓝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下,探讨焦点标记“是”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句法表现。“是”具有2种用法,一种为判断动词,另一种为焦点标记。汉语特指问句可分为Ⅰ类疑问句和Ⅱ类疑问句2种类型。焦点标记“是”位于焦点投射中心语位置。在特指问句中,对焦点标记“是”的位置关系为了满足扩充投射原则,主语“你”移位至焦点标志语位置,而疑问代词作为焦点成分位于原位,在逻辑式中发生移位,嫁接于焦点标志语位置。

**关键词:**生成语法;焦点标记“是”;汉语特指问句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4-0144-05

## The Syntactic Analysis of *Shi* in Mandarin *Wh*-questions

BAI L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hi* in Mandarin *wh*-questions under the Generative Grammar, and proposes that the properties of *shi* should play two ways, one of which is copular verb, and the other is focus marker. Meanwhile, Mandarin *wh*-question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which be defined I and II types. The focus marker *shi* stays in the head of Focus Projection Position (FocP), and its subject moves to the specifier of FocP since the 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 As focus constituent, the *wh*-phrase stays in situ and adjuncts the specifier of FocP in logic form.

**Key words:** generative grammar; focus marker *shi*; mandarin *wh*-questions

### 一 关于“是”的研究

#### (一) 以往的研究

目前在生成语法领域,学者们对焦点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焦点定义和分类、焦点与话题、焦点与语义或者焦点作为一个焦点成分对句子语义影响的句法操作等方面,然而对焦点标记的探讨相对较少,甚至把焦点算子和焦点标记归为一类。实际上,焦点标记和焦点算子是有区别的。Beaver &

① 收稿日期:2013-10-0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1YBA164);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湘教发[2011]76号)

作者简介:白 蓝(1987-),女,山西太原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句法学、英语教学研究。

Clark<sup>[1]</sup>认为焦点敏感算子约束<sup>①</sup>焦点,他们发现与焦点标记“是”不同,焦点算子 *always*“总是”和 *only*“只有”会改变句子的释义。如例(1)(2)所示(在本文所用例句中,焦点成分用黑体标示)。

当“总是”和“只有”的焦点敏感成分为直接宾语焦点:

(1) a. Sandy always feeds [Fido]<sub>F1</sub> Nutrapup.

珊迪喂营养粉给它吃的所有动物总是裴多。

b. Sandy only feeds [Fido]<sub>F</sub> Nutrapup.

珊迪喂营养粉给某个接受者的所有事件都是一种针对裴多的事件。

当“总是”和“只有”的焦点敏感成分为间接宾语焦点:

(2) a. Sandy always feeds Fido [Nutrapup]<sub>F</sub>.

珊迪喂给裴多吃的所有东西总是营养粉。

b. Sandy only feeds Fido [Nutrapup]<sub>F</sub>.

珊迪喂裴多的所有事件都是一种用营养粉来喂的事件。

在(1)和(2)中,例 a 和例 b 似乎都具有相同的释义。然而,在(1b)中,*Fido*“裴多”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有裴多被珊迪喂营养粉,不存在其它的个体。在(1a)中,除了 *Fido*“裴多”喂营养粉外,可能还有其它的个体。从上例及其释义可以看出,当算子 *always*“总是”和 *only*“只有”跟不同成分相关联时,句子的释义就会发生变化。方梅<sup>[2]</sup>总结出焦点标记词的各项基本特征:(i)本身不负载实在的意义,不带对比重音;(ii)其后的成分总是在语音上凸显;(iii)可以省略。

从词类归属来说,徐杰认为判断系词“是”和焦点标记“是”都属于动词。关于焦点标记词“是”的性质,学者们都有不同意见。最早把“是”定义为“焦点标记词”的是邓守信<sup>[3],[4]</sup>。Huang<sup>[5]185-214</sup>综合考察了相关事实,对“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认为“是”表现出一套汉语普通动词的特征。徐杰从强式焦点和弱式焦点的角度讨论了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认为在词库中疑问代词带有焦点特征[FOC],指出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一般都为所在句子的强式主焦点。而“是”会尽量靠近疑问代词。熊仲儒<sup>[6]101-104</sup>对焦点的位置进行了讨论,把“不”、“都”、“只”、“究竟”、“是”统称为焦点算子,认为有些焦点敏感算子所关联的焦点成分可以在其左侧,也可以在其右侧,而有些焦点敏感算子所关联的焦点成分只能在其右侧,受其成分统治。然而,“是”与“不”、“都”、“只”、“究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 (二) “是”的属性

一个句子中加上算子可以改变句子的意思,反过来,如果删去焦点化词,那么会改变句子的意义。而焦点标记只是起到对已成为焦点的成分作标志的作用。我们总结了“是”的属性,把“是”分为2种,一种为判断系词,一种为焦点标记。例如:

当“是”作为判断系词:

(3) a. 我是学生。

b. 花是植物。

当“是”作为焦点标记:

(4) a. 是我去北京。

b. 我是去北京。

另外,“是”也不能位于被动范畴。如:

(5) a. 你是被他批评了一顿。

① “约束”一词在生成语法里最早用于指句中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在指称意义上的依赖关系。约束原则为如果 A 统治 B,且 A 与 B 同标;则 A 约束 B。

b. \* 你被是他批评了一顿。

(6)a. 我是把你骂了一顿。

b. \* 我把是你骂了一顿。

当作为判断系词时,方梅认为“是”为重音,符合某些动词的限制。在(3a)中,“是”在“我”与“老师”之间具有识别性释义。在(3b)中,“是”显示了“花”与“植物”的层级关系。当作为焦点标记时,“是”不重读。在(4a)中,位于“是”后的“我”为焦点成分,被“是”约束。总结焦点标记“是”的特征,我们借鉴了熊仲儒对“是”的归纳,把“是”的属性总结为:

当“是”为判断系词时:

a. “是”不可省略;

b. “是”重读,符合某些动词的限制,且只有一个“是”;

当“是”为焦点标记时:

c. “是”可以省略;

d. “是”不重读,只出现在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前;

e. “是”高于“把”“被”之上;

f. 焦点成分紧挨“是”后,且被“是”约束;

g. 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是”。

以上特点跟“是”所处的位置有关,在汉语特指问句研究领域,尽管语言学家们已经对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移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结合焦点标记进行研究的并不多。Chomsky 曾经提出过焦点移位说,认为所有焦点都带有一个焦点特征[FOC]。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触发焦点移位的原因是焦点必须靠近与之相关联的焦点敏感算子,令带焦点特征的短语被吸引到紧靠该算子的位置上,在逻辑式中发生隐性疑问。然而该假设无法解释焦点标记与主语的句法现象,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去说明。

## 二 “是”与主语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表现

在探讨特指问句中的疑问代词时,Cole and Hermon<sup>[7]</sup>注意到疑问词在问句中的不同属性,把特指疑问句分为名词性特指疑问句和副词性特征问句2种。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发现名词特指疑问句和包含方式的“怎么样”或问目的的“为(了)什么”的副词特指疑问句在“是”字句中只能呆在原位,不能发生疑问词移位。例如:

名词特指疑问句:

(7)a. 你是买了什么?

b. \* 什么你是买了?

表方式的“怎么样”的副词特指疑问句:

(8)a. 你是怎么样了?

b. \* 怎么样你是?

问目的的“为(了)什么”的副词特指疑问句:

(9)a. 你是为(了)什么?

b. \* 为(了)什么你是?

然而,表原因的“为什么”和“怎么”的副词特指疑问句在“是”字句中可发生疑问词移位,句子合法。如:

(10)a. 你是为什么辞职?

b. 为什么是你辞职?

c. 你怎么来了?

d. 怎么你来了?

根据不同疑问词在特指问句中的不同表现,将名词性疑问代词和问方式的“怎么样”以及问目的的“为(了)什么”归为“I类疑问代词”。相对于“I类疑问代词”,把问原因的“为什么”和“怎么”归为“II类疑问代词”<sup>①</sup>。我们发现在陈述句中,当“是”作为焦点标记时,“是”字句的主语可以位于“是”前,也可位于“是”后,如例(4a,4b)所示。然而,在特指问句中<sup>②</sup>,主语位于“是”后时,句子却不合法。

I类疑问代词:

(11)a. 你是买了什么?

b. \*是你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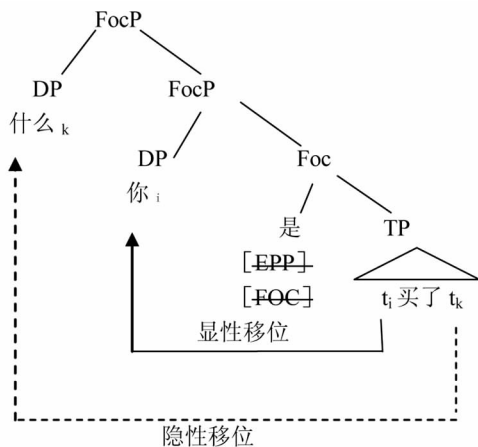
II类疑问代词:

(12)a. 你是为什么来?

b. \*是你为什么来?

基于生成语法的观点,人类大脑的语言器官中有一个词库和一个推导程序,推导程序也叫演算系统。推导程序从词库中选择词项,推导出句子的结构描写式,然后交由大脑中的其它应用系统进行语音和语义解释。假设例句(11a)“你是买了什么?”在词库中的词项分别是“你”、“是”、“买”、“什么” (“了”为时体范畴<sup>③</sup>)。本文认同徐杰的观点,认为焦点在性质上只有一类,那就是讲话人基于自己的判断,认为它相对重要并决定通过语法手段强调的成分。

在特指问句中疑问代词一般都自动成为所在句子的主焦点。从而特指问句的焦点特征[FOC]必须指派给疑问代词“什么”。根据 Rizzi<sup>[8]281-337</sup>提出的分裂假说理论,在焦点投射中,焦点中心语具有[EPP]和[FOC]2种特征,焦点标记“是”位于焦点中心语位置,同时具有[EPP]和[FOC]特征。如图所示:



为了满足[EPP]特征,根据就近原则<sup>④</sup>，“是”吸引了主语“你”移位至焦点标志语位置。而具有[FOC]特征的疑问代词“什么”位于原位。一般来说,汉语的焦点不倾向于移位,让焦点成分在原位跟焦点范畴进行协约,理论上是可行的。为了满足焦点中心的[FOC]特征,我们假设疑问代词发生隐性移

① 徐杰认为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焦点特征似乎必须指派给疑问代词或者包含疑问代词的语法单位,而不能指派给特指问句的其他成分,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一般都自动成为所在句子的强主焦点。

② “谁”既不是I类疑问代词也不是II类疑问代词。因为它具有强Q特征,且焦点特征强。

③ 事件时间与参照时间的关系,可理解为次级时制,分为先时、同时与后时。英语中的完成式尽管表示的是次级时制中的先时,但大多数学者亦称为完成体。同理,汉语的“着、了、过”也作时体范畴。

④ 就近原则即 Attract Closest Principle/ACP,该原则内容为需要吸引某特征的中心语最先吸引离它最近的且符合条件的成分。

位,嫁接于焦点标志语位置。

### 三 结 语

本文在生成语法的理论背景下,通过对焦点标记“是”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句法表现,解释了焦点标记“是”与主语的位置关系,提出焦点标记“是”的主语在特指问句中发生的显性移位源于满足[EPP]特征。而焦点成分仍停留在原位,为了满足[FOC]特征,在逻辑式中发生隐性移位。

目前,本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焦点标记与否定词“不”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往有关“不”的文献都集中于2个语言事实:“不”不能与完成态标记“了”和表方式的修饰语共现。解释这2个语言事实,前人都采用黏合说,不过,都未能完满地解释所有“不”字句。另外,焦点的语义研究是难点,形式语义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来处理焦点的语义问题。目前,如何运用不同的焦点语义理论来研究“是”在汉语特指问句中的表现尚需要一定基础。

### 参考文献:

- [1] Beaver C. Always and Only: Why not all Focus Sensitive Operators are Alike[J].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2003 (11): 323 - 362.
- [2] 方 梅. 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J]. *中国语文*, 1995(4): 279 - 288.
- [3] Teng. Negation in Chinese[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4a(2): 125 - 140.
- [4] Teng. Double Nominatives in Chinese[J]. *Language*, 1974b(3): 455 - 73.
- [5] Huang C T. Pro Drop in Chinese: a Generalized Control Approach[C]// Osvaldo Jaeggli and Ken Safir (eds.) *In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Dordrecht: D Reidel, 1989.
- [6] 熊仲儒. 当代语法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7] Cole P, Hermon G. Long Distance Reflexives in Singapore Malay: an Apparent Typological Anomaly[J]. *Linguistic Typology*, 1998(2): 112 - 187.
- [8] Rizzi L.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C]// In L. Haegeman (eds.). *Elements of Grammar*. Dordrecht: Kluwer, 1997.

(责任校对 游星雅)